

香港設計變不停(一)

必須保持競爭力 利德裕論本地設計



利德裕 伍麗微 攝



相對於其他藝術直觀的表達方式，設計是一種很幽微的活動，很難一瞬間感受到設計品背後的涵意，但設計師對城市、生活的觀察，其實很直接地反映在作品中。香港設計，很難具體形容其核心，卻絕對不會脫離社會環境，香港社會如何，香港設計便如何。

香港設計的生命力何在？設計的靈感泉源從哪裡來？香港設計中心行政總裁利德裕與幾年年輕設計師，將從宏觀的設計工業，到設計師的個人追求，透視香港設計的魅力與未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：主辦方提供

「設計是我們的社會、經濟、生活、文化的一部分。」利德裕笑言。

四月，米蘭設計周開幕，香港設計中心主動聯繫六十位本地設計師，以「香港：變不停」為題，於米蘭三年展設計博物館(La Triennale di Milano) 展現香港設計力量。參展設計師的作品涵蓋各個領域，包括建築、視藝、時裝、產品、家品、系統等，而擔任策展人的 Nille Juul-Sørensen 也別出心裁，利用多媒體的形式去表達設計師的創意，表現香港城市的形態。



本地設計師張璋晉將於設計周曝光的作品。

利德裕說，中西合璧、融會貫通、多元文化是香港的特色，香港設計也必須帶有這些元素。「透過展覽，大家可以 walk through 這個城市，感受我們的節奏。」

品味決定好壞

八年前，香港設計也曾經亮相米蘭設計周，但後來因為資源問題，沒有持續參展。這次的參展，也是一個新舊的分水嶺，年輕設計師的創意與活力將是展覽的重點，解讀他們的想法有助於了解目前設計行業的發展。

設計好壞，取決於設計師的品味。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設計氛圍，一踏進去，撲面而來的氣息正正反映其品味。「你自然被他們(設計師)所做的東西吸引，無論是招牌、廣告牌，還是公共藝術品，都散發出強烈的設計氣息。」營造這種氛圍的前提是，緊扣時代脈搏，啟發年輕設計師的創意。

所幸，香港設計師非常爭氣。利德裕說，很多設計師不斷參加比賽，國際性、區域性、地域性的，透過比賽不斷磨練自己，同時建立知名度。「設計師確實要突圍而出，自己坐在一旁做，很難走出去。」如同所有藝術範疇一樣，設計界的競爭很激烈，有沒有參加比賽、有沒有拿獎、有沒有持續地拿獎，主宰設計師的發展。「任何一個專業要做得好，其磨練、歷程肯定很艱鉅，設計師要建立起自己的品牌，這條路一點都不好走。」關鍵是，如何定位自己？安安分分做

好一份工，還是真的想設計出讓生活變得更好的作品？

不要故步自封

「你必須付出，如果沒有付出，就不要問政府為何沒有給你平台。」設計師都有自己的追求，而利德裕相信，好的設計師從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爭取機會。他坦言，香港新一代的設計師非常幸福。首先，在不斷努力的推廣下，香港設計在國際間有一個受尊重的地位，前人累積出口碑，現在處於收成期；而香港社會對設計行業的支持也有目共睹。

香港設計中心是推廣本地設計最為「用力」的組織，而其亦是半公營機構，「政府的角色與我們的角色、設計師的角色、香港設計師協會的角色，大家要互補，不能一不滿足一些人的需求，大家就說政府應該去做。一個小政府，怎麼可能面面俱全？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會特別去提攜幾個人，這是不可能的。」

利德裕最近走訪了英國、西班牙、瑞典、韓國等地，「我可以告訴你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給到如香港政府般的資源。外地政府，大多是在舊區翻新一座建築，讓設計師進駐。That's it!」那些地方的 Design Incubation Programme (DIP) 除了免租，幾乎沒有其他支援，但香港的 DIP，會提供資源讓設計師去學習，市場、技術方面有支援，會幫忙推廣，「外地很少做這些，銀碼也不是香港給出的數字。」政府每年提供



米蘭設計周中，其中一位香港設計師的作品。

四個獎學金，兩個二十五萬，兩個五十萬，支持本地年輕設計師去國際知名的設計事務所實習一年，「我幾乎沒聽過外地有類似的資助。」

香港社會的急速發展，也為設計師提供了不少機會。西九文化區的建設，荷李活道宿舍、中區警署的活化計劃，香港理工大學的創新樓，這些都是大量運用設計的例子，「尤其是西九，裡面的戲曲中心、M+博物館、戶外空間，全都牽涉設計。」而旁邊的高速鐵路網，如果做得好，會是一個世界性的項目——在一個基建如此複雜的城市裡，地底的高速鐵路網，貫穿南北，「如果成功，將會非常亮麗。」

香港設計的未來

而利德裕最擔心的事，就是設計師滿足於「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」的狀態，「香港有很多知名的設計師，你看看 Tommy Li (李永銓)、靳叔(靳康強)、Freeman Lau (劉小康)，懂設計，能表達，又『Sell』到自己。」更甚者，香港沒有汽車設計，但偏偏出了劉家寶(福特汽車首席設計師)、羅偉基(雷諾汽車外觀設計副總裁)兩位汽車設計師，「一個香港仔，點解可以做到？」

利德裕形容，「香港設計 is amazing。」機場的設計有目共睹，八達通公司目前將業務延伸至其他地方，地鐵公司目前幫瑞典建立與管理其鐵路系統，「香港唔啱？香港絕對出類拔萃。」但香港設計師有沒有在這個前提下，再去增值學習？

任何一個專業，不持續學習，只會走向死寂，設計如是，其他專業也如是。「持續的學習，可以讓你學會謙卑，去洞悉、去欣賞、去學習周遭的事物。」

「但大家是否還處於以往的成功中呢？」利德裕提出質疑。新加坡、韓國、日本這些亞洲城市，明顯可以感受到其佈局、設計別出心裁，城市處處都是咖啡店，「你不是去一間商業性的咖啡店，而是去到一家很 cool、很有感覺的店，服務好、食物的質素也好，食物也有所謂的 food design，用的材料不貴，但為何品質這麼好？」

香港設計如何走下去是目前需要認真思考的事。



利德裕認為利用多媒體技術可方便以後添加作品進去，是一個創新的嘗試。

賈平凹 獲年度長篇小說金獎

「2014 花地文學榜」頒獎典禮早前於廣州隆重舉行。賈平凹、艾偉、多多、李娟、陳丹青、陳楸帆分別獲得 2014 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說金獎、年度短篇小說金獎、年度詩歌金獎、年度散文金獎、年度文學批評金獎、年度類型文學(科幻小說)金獎，每位獲獎者獲得金獎獎盃、證書，以及三萬人民幣獎金。

此次榮獲「花地文學獎」年度長篇小說金獎的《帶燈》是賈平凹用兩年時間寫出的四十萬字作品。小說描寫一個女大學生下基層做鎮幹部，因夢想與現實的劇烈差距而產生幻想型人格，由此引發種種故事，被稱為是賈平凹「最瑰麗憂傷的小說」。

賈平凹發表獲獎感言時，稱現在的小說免不了要包裝，要有一套行頭。如今的文學作品中虛假的东西太多，自以為是的東西太多，所以在寫《帶燈》的時候，他一度寫到沒了自信，但是自己又不能停筆，因為總感覺有一根鞭子在追趕着他。

賈平凹坦言：「這幾十年來，我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中取得進步，同時也看到轉型時期社會有了更多問題。面對這些問題，雖然我沒有能力改變很多東西，起碼我也很擔憂，也想把自己一些體會表達出來。對一個作家來講，只可以寫文章，起不了更大作用。有的時候事情是無解的，尤其是在目前中國社會大轉型時期，只能走着，慢慢看着，慢慢來改變。」

就像《帶燈》這本書裡面談到，中國在轉型時期，曝露的事情特別多，曝露的人性也特別多。但是無論如何，大家的工作還是要不停地進行，不停地處理。人生也是這樣，永遠有幹不完的事情，每天都在洗澡，每天都覺得身上很髒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、實習記者 陳牧洲



賈平凹小說《帶燈》獲得年度長篇小說金獎。

走東走西

咖啡館文化消失

文：余綺平

咖啡館和酒吧，曾經是革命黨人作反的基地。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，都是在酒吧和咖啡館內醞釀。酒精可以令人解除束縛，無所顧忌，付諸行動；咖啡因可以刺激神經，令人頭腦清醒，作出決策。

可惜，世界各地的咖啡館和酒吧已逐漸消失，以法國為例，一九一零年有咖啡館五十一萬家，到了二零零八年只剩下三萬六千家。

如今去喝咖啡的人，大多數靜坐一角低頭上網，咖啡館成為「辦公室」。二百年前的咖啡館，革命黨人高談闊論，領導人跳上餐枱發表激昂演說，號召群眾反，這種場景已不復見。

今天的酒吧，可能和二百年前一樣熱鬧，不過，那些吵耳聲音是來自電視直播球賽，或是震耳欲聾的搖滾樂。酒館主人讓客人多飲酒水，好過發表偉論噴口水。

自古以來，咖啡館和酒吧是培育異見分子的溫床。他們摸著杯底由風花雪月開始，然後慷慨就義。

在咖啡館和酒吧密謀叛變的案例，數之不盡。影響深遠的如：一七七三年十二月，數十名「自由之子」(茶黨)組織成員在波士頓的「青龍」酒吧(Green Dragon Tavern)聚會，商議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策略。他們深夜登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船，將茶葉全部傾倒大海毀掉。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「波士頓傾茶事件」，導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。歷史學家將「青龍」酒吧譽為「革命司令部」。

「青龍」酒吧如今被改建為夜總會式的音樂廳，美國的酒吧文化亦早已式微。

巴黎塞納河左岸的咖啡館林立，最著名的是一六八六年開業的波蔻伯咖啡館(Le Procope)。每日來喝咖啡的大文豪，有十八世紀的伏爾泰、十九世紀的巴爾札克

和雨果，他們來到波蔻伯尋找寫作靈感。

來波蔻伯咖啡館商議謀反的，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政論家馬拉(Jean-Paul Marat)；還有年輕的拿破崙。當年拿破崙沒錢付帳，用帽子抵押，該帽子至今仍在，成為波蔻伯的「生招牌」。

另一家「革命基地」，是位於巴黎皇宮廣場的福耶咖啡館(Café de Foy)。一七八九年夏天，法國財政總監內克爾要求皇室家庭節省開銷，遭路易十六解僱。擁護內克爾的共和黨人七月十二日在福耶咖啡館聚會謀反。當晚巴黎發生暴動，兩日後，巴士底監獄被攻陷。

一八八六年春天，美國工人領袖在芝加哥等工業城市的啤酒館開會商議，要求資本案改善勞工條件，爭取八小時工作制。結果，五月一日動員了全國三十五萬人參與罷工示威遊行。這一天，成為後來的「國際勞動節」。

美國作家 Ben Schreckinger 最近在新聞評論網站 Slate.com 分析咖啡館文化。他認為，現代的咖啡館依舊扮演著「革命基地」的角色，那些在咖啡館上網的人，可能正利用電子媒介和互聯網，靜靜地傳遞謀反訊息。

他指出，二零一零年爆發的「阿拉伯之春」，便是採用了網絡串連方式，號召群眾上街示威。隨後阿拉伯世界出現的所有革命浪潮，都在咖啡館開始。

不過，利用互聯網搞革命，始終及不上在咖啡館面對面、交頭接耳摸杯底、互相擁抱作鼓勵……那一種親如兄弟的生死存亡關係。用互聯網遙控革命，也及不上在酒吧的即興，喝了幾杯落肚壯了膽，即時一不做二不休，上街示威遊行。

咖啡館和酒吧所發生的革命，變得如此浪漫。

演藝三十周年呈獻 《費加羅的婚禮》

文：笑笑

香港演藝學院三十周年呈獻的莫扎特四幕歌劇《費加羅的婚禮》相信是近期叫人眼前一亮的製作，此劇只演三場，今晚恰好是尾場。為了呈現歌劇的原貌，學院邀來高雲花園皇家歌劇院的安德魯·辛克萊爾(Andrew Sinclair)擔任導演，帶領演藝學院一眾學生，演出這部膾炙人口的瘋狂喜劇；音樂部分，則由南岸小交響樂團的創辦人西門·柯華(Simon Over)擔任指揮，率演藝交響樂團，台上下同樣精彩。



《費加羅的婚禮》被喻為是莫扎特最傑出的三部歌劇之一，於 1786 年完成，故事則改編自博馬舍 1784 年的同名喜劇，全劇用意大利語演出。此劇描述西班牙貴族大宅一日內發生的事，頗有貴族風流史的韻味。伯爵的僕人費加羅與侍女蘇珊娜即將結婚，然而伯爵對蘇珊娜心懷不軌，想對她行使已被廢除的「初夜權」，而瑪塞利娜又心儀費加羅，她聯同巴托洛醫生阻止婚禮進行。伯爵的小聽差凱魯比諾又心儀巴巴麗娜，費加羅為了對付伯爵，讓凱魯比諾假扮蘇珊娜赴伯爵的約會，伯爵夫人為了重奪伯爵歡心，亦參與計謀。一輪大龍鳳後，又掀出瑪塞利娜逼婚一事，後來竟發現她和巴托洛是費加羅的父母。隨後伯爵夫人又與蘇珊娜串謀，兩人互換身份，勾引伯爵，為婚禮添加未知數。

演藝早於二十年前上演過《費》劇，此次則動員超過六十個演藝學生，以全意大利語唱足三小時，飾演伯爵夫人的李洋便說，台詞背了非常久。因而演出時，舞台上幾乎不曾有忘詞(即使有也聽不出來)的情況，其中巴托洛與凱魯比諾演繹生動，巴托洛將假惺惺、奉承、尷尬等表情做得十分到位；而凱魯比諾一角由女生反串，頗有翩翩美公子的形象，演員懂得拿捏分寸，演得活潑有朝氣。

當然演藝版的《費》劇不盡完美，部分演員動作稍為生硬，歌唱部分也需要加強，但以本地學生演出來說，能一氣呵成唱足三小時意大利語，加上舞台服裝之精緻，難怪散場時「嗨」聲、掌聲不斷。